

◀老舍为抗战剧团题字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陶行知为抗战剧团题字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 抗战剧团演员照，左起第一人为烈士陈然



抗战剧团演出
《突击》的剧照

▲ 第一幕

第三幕 ▶



▶ 抗战剧团《古城的怒吼》取演员题名



▶ 《突击》入场卷



《中华民族的子孙》入场卷



(目) (录)

宜昌抗战剧团斗争史略·····	简化生 (1)
鄂西特委在宜昌·····	吴远孝 (23)
解放宜昌的战斗·····	幸明益 (34)
宜昌解放前国民党军布防情况·····	王哲强 (38)
昙花一现的“宜昌戡乱委员会”·····	张懋周 (41)
川汉铁路宜秭段起落·····	彭 刚 (45)
煞有介事的闹剧·····	张懋周 (50)
——国民党和美国办三峡水闸发电站的逸闻	
我知道的民生公司·····	邬泽浩 (53)
回忆三北轮埠公司·····	邓实之 (64)
川江航线的开辟·····	《港史》编辑组 (69)
张清夫刘梅森办报记·····	张任夫 (72)
抗战初的宜昌新闻界及其他·····	何 平 (76)
解放前宜昌新闻界见闻·····	冯汉青 (82)
《长风周报》始末·····	柳振亚 (89)
宜昌县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前后·····	江叔三 (93)
九同平民小学与王步点先生·····	陈正文 (97)
我所知道的宜昌汉剧活动·····	刘玉楼 (105)
鸦片流通两条线·····	邓实之 (111)

“黄金时代”的兴衰……………项克涛 (115)

——记鸦片在宜昌的六年

谈谈宜昌县救济院……………张希文 (125)

至善善堂的源流……………陈义夫 (133)

清末民初宜昌人物缀集……………邓实之 (140)

魏镇西被害前后……………张任夫 (146)

我们的父亲——林翎伯……林永湘林永寿林咏雪 (149)

彭兰轩发家史……………市工商联 (153)

穆子斌其人……………王哲强 (161)

宜昌街道掌故……………荣 祜 (165)

订正与补充…………… (169)

几点补正意见……………王哲强 (169)

对水运史料的订正……………邓实之 (171)

手工业资料增补……………荣 祜 (176)

第一辑正误表…………… (176)

小
资
料

八七会议…………… (33)

詹天佑…………… (49)

宜昌的二五税局…………… (68)

外国人在宜的公墓…………… (71)

宜昌恐怖情况…………… (75)

“九一”杂感…………… (96)

一九三八年宜昌部分机关团体…………… (104)

鸦片贸易…………… (124)

科举制度…………… (152)

商会…………… (160)

宜昌抗战剧团斗争史略

简化生

黑暗的时代快尽，
光明的世界将临，
同志们，莫放松，
站在我们的戏剧岗位上，
作英勇的冲锋。
我们要抗战到底，
收复所有的失地；
我们要血拼到底，
争取最后的胜利。

这是宜昌抗战剧团的团歌，她是抗日战争中一群从事戏剧救亡运动的青年们的誓辞。

宜昌抗战剧团，是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由一批青年所组成的文艺救亡的宣传队伍，曾经在我们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历尽了艰苦的斗争，不仅在抗日救亡宣传方面扩大了我们党的抗战主张的政治影响，而且还通过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活动，作了一些有益于掩护我们地下党的事情。我们几个（现尚在北京的程季华、赵戈枫等同志和我）曾经亲身参加过剧团工作的同志，回忆着当年

的一些往事，总是历历在目。因而笔者根据保存的资料整理了抗战剧团的斗争史略。

（一）抗日火炬点燃宜昌的革命火种

日本帝国主义继于一九三一年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咄咄进逼到华北，我中华民族已经处于危殆之际。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执行对日投降对内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在江西加紧发动第五次“围剿”，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危害中华民国”的罪名镇压要抗日的进步青年与爱国人士；另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出卖华北的主权。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以失败告终，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抵达陕北。在党的领导下，突破国民党的镇压，北平学生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神州大地。武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了接连数日的大示威。宜昌的宜昌中学、四川中学、哀欧拿女中等各个学校的青年学生，也上街游行示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又爆发张、杨谏兵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宜昌进步青年中的怡和洋行里的职员冷善远，曾在北伐大革命时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抗英斗争。他从一九三六年起就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和一些进步青年在通惠路（即今解放路）开设黎明书店，暗中经售一些进步书刊，如《萍踪寄语》、《八月的乡村》、《大众生活》等等，这些书刊在当时被进步青年看着是时代

的号角，颇能激发起广大青年的爱国情绪。同时，他用“艾绥”的笔名，在报纸上写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还和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创办了《海燕》诗刊。不久，黎明书店受到反动派的监视和干扰，不得不停业。他便和一些进步青年转而从事戏剧工作，用戏剧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大约是在一九三六年冬天，宜昌四川中学部分学生和社会青年组织了一个彝陵剧团，公演了田汉写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剧本《回春之曲》。但有些人的艺术趣味不健康，演出态度不严肃，在演出中插进了许多无聊的对白台词和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噱头，损害了剧本的主题。于是学院街小学教职员工中爱好戏剧的进步青年（其中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就推动校长谢群出面，利用县立民众教育馆的名义组成一个话剧组，邀请各校爱国青年教职员参加，再度公演了《回春之曲》，纠正了错误倾向，接着又继续公演了《一片爱国心》、《汉奸的子孙》，推动了宜昌抗日剧运的发展。冷善远则团结了原彝陵剧团里的一些进步青年，改组了剧团，未再用这个剧团的名义出现，在云集路梅安里成立一个新的话剧组，一般就叫梅安里话剧组，这就是宜昌抗战剧团的前身。于是，宜昌救亡运动中先后出现了两个话剧组。接着，在“七·七”事变后，四川中学附属小学也跟着成立一个宣传队，这样，宜昌城内救亡宣传活动就有了三个队伍。

（二）抗战剧团前身梅安里话剧组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梅安里话剧组经过学院街小

学几个爱好话剧的热情青年的协助，借用民众教育馆的合法名义，演出了几个短剧《八百壮士》、《最后一计》、《烙印》和《妇女进行曲》。这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戏剧经过陈穆的精心排演，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效果都比较好，吸引许多学校的青年学生参加了梅安里话剧组。这时，民众教育馆话剧组为谢群的操纵，把演戏当作“玩票”，是“逢场作戏”。竟提出要把民众教育馆的话剧组改为“人生剧团”，引起话剧组内部一场争论。冷善远等在宜昌报纸副刊上展开一场笔战，批判了谢群所谓“为人生艺术”的错误观点，开始了两个话剧组的矛盾和冲突，以致后来形成对抗。对抗之形成，在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势力的挑动，阴谋分裂抗日救亡宣传的队伍。

“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在限制、干扰、破坏救亡运动，原来湖北省拘押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反省院的反共老手黄宝实，奉命就任湖北第六区党务专员，到宜昌来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在当时国共重新合作进行抗战的初期，黄宝实迫于政治形势，不敢贸然迫害进步青年。在“七·七”事变后，运用成立宜昌各界抗敌后援委员会手法，企图控制宜昌青年救亡运动。梅安里话剧组为了执行抗日救亡的神圣使命，于是放声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由城区的舞台推向街道和农村，演出感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和冷善远创作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每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演到剧中女主角出场，凄切地唱着“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日来了日本兵……”和“……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为什么被人当作商女。”女主角已经哽咽着泣不成声了。真是“剧

诉亡国恨，歌痛流亡心”，观众禁不住为之潸然泪下，演员和观众悲痛的情绪一下交织在一起，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救亡的义愤。

反动派一直在限制、干扰和破坏梅安里话剧组，也不许话剧组有一个正式的名义进行活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在炎热的暑天里，在没有什么物质设备的小房中，梅安里话剧组排了章泯的三幕剧《故乡》和冷善远写的独幕剧《保卫芦沟桥》，奔走将近一个月竟找不到演出场地。因为反动派在放出什么“有政治背景”、作用是“共产党”和“人民阵线”的活动处处在于干扰。冷善远和导演陈穆，为了抗日救亡工作，争取演出，也就不得不学会旧社会的一套应酬，衣冠楚楚，出入于上层人物的交际场合，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一直到八月下旬，才算成功，利用抗敌后援会组成宣传工作团的机会，公演了《故乡》和《保卫芦沟桥》等剧，但斗争在继续着。在这同时，谢群已经离开学院街小学，被抽调去武昌珞珈山接受了国民党的集训。他集训后回到宜昌，调任宜昌职业中学的校长，仍然操纵着原来民众教育馆的话剧组。党务专员黄宝实指令将这个话剧组改编为国民党宜昌县党部官办的“抗敌剧团”。不久，在黄宝实直接主持下，又成立了宜昌非常时期宣传动员委员会，指挥宜昌文教界一些御用头目如宜昌中学校长樊晓云等人出面召集会议，当场提出一个统一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的方案，要把梅安里话剧组合并到抗敌剧团里去。这立即遭到冷善远的反对，这一企图并没有得逞，梅安里话剧组为了避免同抗敌剧团直接对抗，便合作演出了《电线杆子》和《烽火》两个救亡剧。演出

后，抗敌剧团内部出现了分化，学院街小学一些进步青年教职员不满于反动派的控制，毅然退出了抗敌剧团，加入了梅安里话剧组。此刻，宜昌中学校长樊晓云、乡师学校校长周登云等进一步限制各校的青年学生参加梅安里话剧组的救亡宣传活动。不管反动派怎么样限制和阻挠，这个话剧组却团聚着许多青年，还组成了孩子演剧队和流动演出队，坚持救亡宣传活动。

梅安里话剧组在参加宣传工作时，除了舞台演出以外，每周都到宜昌附近农村中去演出；同时召集了宜昌各个学校爱好话剧的男女同学，在宣传工作组话剧组之下，成立了各小组。话剧组以宣传工作组的名义出了一个特刊，那上面有一篇《纪念‘九·一八’，学校应开放救亡运动》的文章，特刊竟被扣留了。他们挑眼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在“开放”两个字，各校则借口不准学生上街宣传，只有宣传工作组话剧组上街演出《放下你的鞭子》。

梅安里话剧组继续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宣传，到过城郊的河西、葛洲坝、前坪、小溪塔、土门垭一带农村，并自筹经费，离开宜昌到邻近的宜都、枝江等县的城镇和农村，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上井村》、《烙印》、《最后一计》、《新女性的呐喊》。

（三）抗战剧团正式成立前后

“七·七”事变前后，原来宜昌的一些到武汉、上海、北平等地求学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回到宜昌进行发展组织，梅安里话

剧组里就已经有了民先的组织，他们在话剧组里开展读书活动，阅读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举行一些有关抗日救亡形势的座谈会，成为话剧组的核心力量。开始话剧组的基本成员只有四、五十人，从“七·七”事变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到正式成立抗战剧团时，团聚了将近二百多进步青年，成了宜昌地区一个较大的群众性的救亡团体。

国民党反动当局是被迫抗日的，当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寇进攻到上海时，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在全国人心激愤的压力下，在强大的舆论之下，不得不释放上海救国会的“七君子”沈钧儒等爱国人士，释放“爱国有罪”的政治犯。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失守和十二月南京沦陷的混乱形势下，反动当局处于惶惶失措之中，一时放松了军、警、宪、特的反动控制。而日寇节节地进攻，更增添了广大人民的忧虑。在国难日亟的情形下，我们党号召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激发着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大批华北、华东各个沦陷区的流亡青年汇集到武汉，纷纷成立了各种救亡组织。在我们党的直接领导下，除了“民先”、“蚁社”以外，又成立了湖北青年救国团（简称“青救”）。这三大救亡团体展开了紧张的宣传动员工作，号召一切爱国力量支援前线抗日部队，抵御日寇的进攻；要求反动当局开放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武汉，保卫祖国。由于救亡运动迅速地开展，“青救”也就迅速地发展到宜昌来，梅安里话剧组投入了“青救”的活动。使宜昌城区的救亡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目的

在于通过三青团来控制当时的青年救亡运动。我们党内也出现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提出“拥护蒋委员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要求我们党所领导的救亡团体，必须向反动当局进行登记备案。这样一来，一方面暴露了一些群众救亡团体的政治面目，另一方面正好适应了反动派的需要，使其对我们党所领导的救亡团体，可以进行监视和限制，甚至可以借口指责这些救亡团体是非法组织，随意加以取缔。宜昌“青救”组织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遭到反动派的无理取缔，以非法活动的罪名拘捕了青救会的负责人，并被驱逐出境。宜昌一时兴起的救亡运动，顿时就受到挫折，梅安里话剧组在这种突然袭击中，不得不暂时停止活动。

在青救会活动期间，宜昌地区地下党组织已经重新恢复，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领导梅安里话剧组、学院街小学、四川小学宣传队，以及在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群众组织。但在青救会遭到摧折以后，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为保存一些救亡团体和一些党的组织不受到过多的损害，决定将梅安里话剧组把政治面目变得灰色一点。已经过于暴露了政治面目的骨干，逐步从话剧组里撤出来，转移到其它地方工作。话剧组尽量利用一切可以争取的上层社会关系，使话剧组保存下来。于是话剧组就开始注意做起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来，话剧组里演员林振鸿的父亲是宜昌邮政局局长，抗敌后援会的常务委员；宜昌私立四川中学的董事长何元干，是宜昌巨商名绅；冷善远有怡和洋行的高级职员中的地位。经过冷善远的奔走交涉，通过上面这些上层人物向第六区党务专员公署和国民党宜昌县党部进

行疏通，争取将梅安里话剧组改为抗战剧团。经过多方活动，宜昌县党部书记长刘绍安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要当团长，剧团要登记；剧团经费和人事他可以不管。冷善远等在讨论时分析：刘绍安为什么只当团长呢？当了团长，足证剧团纳入了他的掌握管辖之下，他便可向上报功。至于经费，它县党部哪来这笔钱？所以只能不管。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向地下党组织汇报。地下党组织认为剧团灰色一点，有利于开展救亡工作；但剧团必须保持独立性。刘绍安既无力控制剧团的经济命脉，则可确保剧团的独立性。于是就接受了刘绍安的条件，让他当个名义上的剧团团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宜昌抗战剧团宣布成立，举行了一次官样的成立大会，邀请第六区党务指导专署派人出席，推选刘绍安为抗战剧团的团长，冷善远为副团长。在通惠路外的环城路租用一栋楼房，作为剧团的团部。

抗战剧团正式成立后，就积极排练公演了肖红、端木蕻良等集体创作的《突击》。这个剧是反映华北敌后抗日游击队在残酷斗争中成长的故事。冷善远在演出特刊上写了一篇《为什么要上演〈突击〉》的文章，这样提出问题来：

“《突击》是一个正确理论的实践，是中华民族千百年被压迫者反抗和斗争的呼声，每个人的生活、信仰尽管不同，可是杀敌的心切无二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被残酷的现实教训得坚强起来，团结起来，和鬼子们战斗。

“《突击》不但是一个战斗的剪影，而且也提供了这一个斗争的经验，所以把这个剧本搬上我们宜昌的舞台，在事实上看来，不但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敌人的屠刀

已经放在我们的脖子上了，再也不容许我们的生活趋于荒唐、糜烂和朦胧的途径上去。我们要接受《突击》给我们的斗争经验，我们要在中国每个角落里发动这一斗争的洪流，掀起无限热力地捍卫祖国的怒潮。”

国民党抗战不力，在华北溃败千里，造成了华北敌后的残酷局面。《突击》反映了敌后残酷斗争的现实，冷善远在演出特刊写了这篇文章，不过是要启发和教育观众，认识敌后残酷斗争，激发观众的爱国救亡的思想，可是反动派却不是这样看，因为触犯了他们难言的痛处，当时就指责是过激的言辞，责令剧团今后排演的剧本，一定要经过县党部的审查，给了剧团“警告”。剧团在排演熊佛西的剧本《中华民族的子孙》时，就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预防反动派再找岔子，也搞一些给县党部和党务指导专员公署方面撑门面的演出，为他们去慰劳伤兵、筹募寒衣，搞所谓献金活动，就此也趁便向各方面进行一些统一战线的工作，扩大剧团影响。

五月间，国民党前线部队在徐州会战中被日寇击败了，武汉外围的战局吃紧。此刻反动派不是积极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以扭转战局，而是消极抗战，积极倒退，厉行所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到了八月间，武汉的救亡运动的形势更加逆转了，反动当局下令彻底取缔“民先”、“青救”、“蚁社”等三个救亡团体。于是出现了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的尖锐斗争。这时，宜昌抗战剧团、学院街小学、四川小学宣传队的进步力量在艰难环境中坚持着。从武汉撤退到宜昌来的武汉学声剧社和一些救亡团体，得到

抗战剧团的一些帮助，开展了一些救亡活动，县党部积极支持官办的抗敌剧团，打算挤垮宣传救亡的进步团体。抗敌剧团也一直仰仗着反动当局的支持，霸占着剧场，不给抗战剧团以演出的方便。抗战剧团则以短小精干又能激发鼓动广大观众抗日情绪的街头剧，经常在各种场合去演出，街头、农村、工厂、兵舰、伤病员所在的医院和难民收容所，都有抗战剧团的活动踪迹。在动员保卫武汉的紧张声中，剧团发起给前线将士劝募寒衣和慰问品，争取到剧场演出了马彦祥的《古城的怒吼》。同时，被县党部豢养着的抗敌剧团，上演大型舞台剧《夜光杯》，与抗战剧团对待。

反动派一直不放松对抗战剧团的监视，他们注意到这个剧团拥有广大的群众，以团结、进步、抗日为旗帜，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许多上层社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反动派难以借口取缔这个剧团的救亡活动，只能处处加以限制，企图缩小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著名教育家陶行之先生途径宜昌去四川重庆，听说了剧团的处境，为表示支持，特到剧团去看望，并在纪念册上题下“艺壮山河”，鼓励剧团前进。老舍同志过宜昌时，在纪念册上写道：“我们只知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教那些没良心的去计较私利吧！”鼓励剧团坚持斗争。还有陈波儿、赵枫和许多国内著名的文艺界人士和朝鲜义勇军流动宣传队都到过剧团，也题词鼓励。这些都给剧团坚持抗日救亡的斗争增加了无限的信心。

（四）深入到荆当远农村中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陷落，由南京撤到武汉的国